



的冒险家欧康纳很帅，《鬼吹灯》里的胡八一、《盗墓笔记》里的张起灵很帅……清醒一点，please，那是虚构的。现实世界里的考古人们，没法飞檐走壁轻挥衣袖卷流云，即便穿上夹克和皮靴也炫不了技。他们可能尘满面鬓如霜，可能操劳过度变秃顶；“上班即上坟”“一天要吃十吨土”；写的专业报告对非专业人士来说味同嚼蜡（很“干”很“硬”，毕竟不是写小说呐）；工作的艰辛，崩坏了罗曼蒂克的幻想。

尽管如今重要的考古活动总能引起网络上的围观热议，博物馆中那些被捧为至宝的文物，也大都经由考古学者之手才能再度问世；但是，民众对热点背后蹲坑里、胼手胝足挖东掘西的考古人的了解，实在是匮乏。

镇守敦煌半个世纪之久的樊锦诗说，初到敦煌，夜深人静，只觉万籁无声。听到九层楼的铁马叮当，听到缝补衣服的针掉到地下。这个时候，往往就非常想家。

众口传唱的“楼兰姑娘”的发现者穆舜英，和队员们在罗布荒漠腹地跋涉，寻找失落千年的古城遗址。漫天沙暴、烈日炙烤、夜间寒冻……尽皆工作环境的“友好问候”。

在小河墓地做研究的伊弟利斯说得更直白：“基本上下工后，最多放一盆水公用，大家稍微洗个脸，都是很奢侈的。一般会定期发一桶湿纸，每天擦一擦就行了。后来因为风沙实在大，只能每天给一缸子水刷个牙，更多的水要用来保证饮食。”

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“考古界网红”郑嘉励则笑道：“考古领队面对的事情、考虑的问题，不是书斋里的读书人所能想象的。从考古项目的申请、青苗政策的补偿、民工工资的谈判、与当地人相处、工作人员的后勤保障、与工程建设方的矛盾冲突、考古发掘的业务本身、后期的文物保护，每个环节都要妥善处理。这个过程很磨人，也锻炼人。”“如果你能干好一个考古领队，那么你起码当个乡镇领导干部没有问题。”

大多数考古现场都与现代化舒适生活绝缘，是无数优秀考古人的奔走勘探与呕心沥血，使得被尘封的光阴，得以重现人间。

对已经明确献身考古事业的考古人来说，热，还是不热，他们就守在那里。喧嚣是外界的，寂寞是自己的。

上图：《盗墓笔记》这个IP风行一时。

而这份寂寞里，能淬炼出人类文明的结晶。

凭什么为考古无怨无悔？

凭它推翻、重建了我们的想象。

“掘地三尺”，还原少经人为侵扰的历史原貌——

海昏侯墓的发掘，见证了刘贺并非全然吻合史书刻画的“暴虐”形象，他超出预料的大起大落的人生，令人感慨；

再比如，根据《史记》的记载，“始皇初即位，穿治骊山”，意思是秦始皇当上秦王后便开始修建陵墓。筑陵直到其去世后两年才结束，故秦始皇修陵的时长看上去持续了近40年。但是，通过考古的发掘和研究，对比修陵人的籍贯等关键信息，发现秦始皇陵的修建可能是个短期行为。

凭它让饱经风霜的岁月焕发簇新的神采，让难以捕捉的“从前”变得触手可及——

三星堆、兵马俑、西安碑林、殷墟等，引全球访客竞折腰；

曹操墓、隋炀帝墓等接连横空出世的考古大发现，夺尽各方专注的凝视；

“南海一号”，海上丝绸之路惊艳的挽歌，散落的音符如密码，可解锁一段宋代传奇；

“良渚文明”，实证“上下五千年”的圣地，一道东方的曙光。

……

历史的演进与交融，让这些考古现场既惊心动魄，又美不胜收——不是视觉意义上的单纯的“美”，是某种穿越时空阻隔的、肃穆而恢弘的魔法，攫取了您，震慑了您。

于是，有人遵循心的指引，不在乎“热不热”，只问“值不值”。

若是值得，开工罢。✎